

教育世家

3代人5位从教
教育是传承的事业

谭娟的外祖父杨和蕴,是他们家的第一代教师,在困难年代主动申请到偏远乡村任教,他的父母则在蓬溪县文井中学教了一辈子书。谭娟从小就生活在校园里,亲眼目睹了父辈们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他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渊博学识、以及仁爱之心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从小,她就立志要像外祖父和父母一样,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考时,师范大学是她的首选,后来她被西华师范大学录取,顺利地圆了儿时梦想。毕业后,她来到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并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出身于教师家庭的丈夫黄鹤。

3代人5位教师,谭娟一家和教育的缘分久远且深厚。

外祖父杨和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谭娟外祖父杨和蕴

谭娟的外祖父杨和蕴从小家境贫寒,解放后,才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1957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被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录取。他立志当一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人民教师,用知识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让更多的贫困孩子有书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这个誓言。

毕业后,根据当时的情况,杨和蕴本可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学校工作,但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遂宁,被安排到遂宁师范学校任教。在师范工作期间,他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关爱学生,既教书又育人,深受学生爱戴、领导重视和社会好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文革”期间,遂宁师范学校一度瘫痪,杨和蕴主动要求到条件更艰苦的一所农村中学(现大英县象山中学)任教。他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回报党和人民的培育之恩。1975年,蓬溪县文井中学挂牌成立,急需各类教师,杨和蕴又主动申请回到文井中学任教。当时的文井中学百废待兴,既无完整的教室,又无标准的食堂,独立的教师寝室。全校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边建校,一边上课。

在文井中学工作期间,杨和蕴工作量十分繁重,他担任了两个高中班的化学课,还有农学班的生物课,同时还要兼管校办农场,带领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实验,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及生产劳动任务。他既是班主任,又是农场场长,还是实验室主管。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9年冬,杨和蕴不幸病倒在课堂上,经确诊为皮肤癌晚期。1980年5月,杨和蕴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享年46岁。噩耗传出,人们自发地排起长队默默地为他送行。

“纵观外祖父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大事,也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随时激励我们继续前行,去开创前人未竟的事业。”讲起外祖父,谭娟这样说。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教育世家名单,四川省教育系统有5个家庭上榜。

据了解,此次推选的100个教育世家,是全国教师家庭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畏艰苦、迎难而上,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师德师风高尚,将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相结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传承淡泊名利的坚守;教学业绩突出,长期耕耘在教育一线,潜心教书育人,在人才培养、教育研究、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接力从教奉献,治学严谨、齐家有方,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在家庭和学校树立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谭娟一家的教育故事。



▲ 谭娟

父亲谭体泮

育李培桃卅五年

1980年,谭娟的父亲谭体泮从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蓬溪县文井中学从事教育教学及党务群团管理工作,直至2015年退休。这期间,谭体泮先后带了20届初中或高中毕业班,当了30年的班主任。

谭体泮是不仅工作负责,而且热爱学习,积极上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一边从事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一边抽时间参加业余进修,在“干中学,学中干”,加强教育教学基本功训练,做到了教育教学和业务提高两不误。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他取得了大学文凭,2002年,他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在谭娟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有休息时间,家里来得最多的客人是学生和家长,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工作,父亲读得最多的书是英语教材和教育教学管理专著,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提高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关心更多的是学生的转化和发展。就这样,谭体泮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吃苦耐劳,乐于奉献,以身作则,锐意进取,爱校如家,清正廉洁,他所带班级年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分管的年级届届优秀,教学管理工作真抓实干,为学校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市县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表彰。

前不久,谭体泮写了一首小诗,为自己半生的教育事业做了一个总结——

《岁月如歌》

育李培桃卅五年,人才辈出百花鲜。

三斤奖状曾经事,漫步诗书益寿延。

▼ 谭娟父母谭体泮、杨松香



谭娟与丈夫黄鹤

新时代担起新职责

谭娟的丈夫黄鹤同样出生在教师之家,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在校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党员。2017年底,黄鹤受单位选派,赴凉山州雷波县回龙场乡(深度贫困乡镇)挂任乡镇党委副书记、乡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队队长,负责乡镇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协助乡党委书记分管党建、组织宣传工作。

挂职期间,黄鹤通过每月党建月会、农民夜校、“三会一课”、“村村响”播放等平台 and 入户的机会积极宣传党的扶贫政策,推动中央、省、州关于脱贫攻坚各项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工作措施落地生根;多次入户动员辍学学生返校就读,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利用村民大会、农民夜校、入户走访等方式,宣讲党和国家政策,动员多名建档立卡户赴广东佛山、宜宾等地外出务工;制定全乡产业发展规划,并着力推动全乡开发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产业;到成都联系企业发动社会力量,向回龙场乡建档立卡贫困户捐赠各类衣物700多套,组织综合帮扶工作队开展以购代捐购买建档立卡户农产品10余万元;开展移风易俗,规范婚丧嫁娶要求并写入村规民约,有效杜绝铺张浪费情况。2019年,黄鹤被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表扬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年,他又荣获四川省高等学校及省教育厅直属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奖励嘉奖。

2004年大学毕业后,谭娟就职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设计系,至今已有17年,期间一直在学院美术专业一线教学。近年来,在中外美术史、中国画、素描、美术基础、幼儿手工、幼儿美术鉴赏与创作、简笔画等课程教学方面,谭娟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受到同行及学生的好评。

2017年5月,书法作品和美术作品均在第七届“新星杯”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作品展演活动中,经组委会专家委员会评审,荣获全国青年组二等奖;2017年8月26日,谭娟指导本系美术专业学生的作品——《清芬幽远》/中国画工笔和《川中小景》/水粉分别在“五粮液杯”四川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书法/篆刻类专业组一等奖,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9年6月,她指导本系美术专业学生参加四川省大学生数字艺术作品大赛暨第七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四川赛区),作品荣获A类视觉传达设计三等奖。

日常教学中,谭娟严格执行教学计划,认真组织教学,及时辅导答疑,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思想觉悟。坚持把教学过程视为师生合作、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实现了教师的角色转换、课程与教学的整合,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能力。

2019年8月,在四川省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中,谭娟作为美术组的主要负责老师,参与活动方案制订、课程大纲和课件PPT制作、课后兴趣小组作业辅导、展厅布置等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

2021年3月,谭娟被学院认定为中级“双师型”教师。2021年6月,她又被学院审定通过评为学院第七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谭娟决心以父辈为榜样,踏着他们的足迹,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认真履行教师职责,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和教育事业的传承人。

本报记者 郭路路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那时候……

■ 孙克艳

开学后,升入初中的孩子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到校。晚上,7点半放学,回到家就8点多了。这披星戴月的节奏,不但孩子偶尔会喊累,还被她爸爸笑谈,这真是“少年打工仔”呀!

笑过后,一个接一个的闹钟还要定下来,一个接一个的日程还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因为,这样的节拍、这样的生活,是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要承受的负荷。

闲暇时,孩子也会好奇地追问我们曾经的学生时代。

“我们那时候呀……”一说起这句话,便总是回想起曾经的记忆碎片,那些零星的过往,仿佛是岁月的河流沉淀下来的金沙,历经时光的打磨而熠熠生辉。

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在村里读书。离家远的,哪怕有三四里,也得自己走过去。饭后,小伙伴们互相吆喝着,三五成群一起奔向学校。走着走着,前往学校的路上,孩子们越来越多,像队伍似的,壮观极了。

那时,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有早自习。我曾对上早自习充满了期待,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而等到真正早自习了,其中滋味一言难尽。

凌晨5点,闹钟响起。但是贪恋被窝的我,总是要再“磨”一会儿。而与我同床睡的母亲,就会使劲踹我几脚。

因为我家住得偏僻,总要摸黑一个人去学校。那几年,夜空的繁星陪过我,天边迷离的月亮陪过我,呼啸的北风陪我走过,冷清的细雨和纷飞的雪花亲吻过我……然而,我害怕的,除了邻居们散养的冲人狂吠的大狼狗,还有在昏暗的光影中跳动如鬼魅的草木,以及曾看过的恐怖影视里的角色形象,还有自己想象出来的妖魔鬼怪……而且,越是害怕,越是不敢跑。只得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打气或是唱歌。

直到走上大路,遇到同学或校友,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5点半,紧跟着响起的钟声,是一声接一声响亮的哨声。同学们排队,前往宽阔的操场出早操。“1-2-1,1-2-1”的喊号声响彻天空。跑早操,特别是在冬天跑操,热热地出一身汗,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

6点,早自习正式开始。琅琅的书声连成一片动听的海。停电是常有的事。没电时,同学们拿出蜡烛,或是熏得人鼻孔发黑的油灯。玩蜡烛流出来的蜡液,趁热把它揉捏成各种形状,是很多同学都干过的事情。

7点休息。大家一听到铃声,就像猴子似的窜了出去。早就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连蹦带跑着回家吃饭。一放下饭碗,就连忙再赶着奔向学校。

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课后是大扫除。没有辅导班,也没有兴趣班,作业也不用写到深夜。很多家长连孩子的作业和成绩,也不过多过问,更不会因为这些到学校找老师。他们教导孩子的话,最常说一句,就是:“不好好上学,就跟着我们种地吧!”

中学在镇上。很多同学要步行走十几里去学校。那时候没有公交车,连自行车都很稀罕。所幸,我们初中起就住校了,一周回家一次。等到初三时,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校友们结伴,一路说笑,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倒不觉得有多远。

因为师生吃住都在学校,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倒也习惯。只是那时候大家都穷,不少人连三分钱一暖水壶的热水都舍不得买,许多同学吃饭就是馒头就着家里做的咸菜或豆豉。至于买书,更是奢侈。为了买书,要省吃俭用很久,从牙缝里抠钱。隆冬时节,我们打开结冰的水池,用冰冷的水洗刷碗筷,也是很平常的事。

那样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想象。但是对我们来说,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弥足珍贵。那些曾经的苦,磨砺了我们的品格。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孩子,身上都刻着特定时代的烙印。即使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走,也要勇于承担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与职责。不逃避、不推卸,这便是积极健康的学生时代。

也许多年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也会对着他们的孩子,用怀念的口气说:“我们那时候呀……”